



旧光阴里的茶香

□ 陈芳梅

有闲的时候,如逢了雨天,我常常会临窗而坐。虽不懂茶道,但我仍喜欢铺摆开喜欢的茶具,煮一壶茶,放一曲婉转的古琴,在袅袅茶香里,让心慢慢沉静。缕缕暗香浮动、悠悠琴声、雨声中,安静坐着的我,常常自然和不自然的想起老家的旧时小姐。在我那偏僻的老家,在那久远了的时光里,是旧时小姐让我初识了家乡的茶。

旧时小姐,虽有一堆孩子,家里也不富裕,但老公很宠她。旧时小姐也就不像其他女人要下田劳作。一年到头,旧时小姐净鞋净袜,冬穿盘香扣青布大褂,夏穿月白玻璃扣绸衫,头发抹了桂花头油,梳得丝丝直落。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捧一个绣花匾,翘一个兰花指,天天倚门而坐,定心静气地描龙绣凤、绣花绣朵。

村里女人是看不惯旧时小姐的,看不惯她不晒太阳的嫩白皮肉,看不惯她做作的翘着的兰花指,更看不惯她面前的朱红方凳上,总摆一盞青花瓷碗,里面舒展着青枝绿叶的茶叶。那一缕一缕的,从青花瓷碗里,袅袅的四溢开来的茶香,那香的味道,像是带了多种绿叶肌肤里的精华,带了多种花骨朵里的芳华,有种很特别的清香,很特别的芬芳。

旧时小姐的家,在村路边,村人见天出工、收工,都要从她家门口过。每个路过的男人,都会很夸张地深吸一下那扑鼻的茶香。而路过的女人们虽然也暗暗深吸了茶香,可是她们眼睛瞟瞟旧时小姐,脸上摆出的是不屑。低头绣花绣朵的旧时小姐,似乎感觉到女人们目光瞟她,她也就停下活来,高翘着兰花指,端起茶香袅袅的青花瓷碗,一小口一小口轻轻抿起香茶。旧时小姐喝茶的作派,让村里的女人们每每看了有些来气。有嘴快的女人,会忍不住的多嘴:还是八古朝代做的小姐,早已改朝换代了,小姐的架子还端着。一个女佬家,不下田挣工分,就绣绣花,喝喝茶,老公惯的。

的确如快嘴女人所说,喝茶、绣花的旧时小姐一直被老公惯着。“小姐”是她老公这样喊的,村人也就跟着喊,时间一长,也就喊成了旧时小姐。旧时小姐,是她的男人有一年外出帮工突然带回村的。她原来是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?又如何嫁给了木讷讷、心眼实的也像木头一样的男人的?她是哪里人?真名实姓是什么?村人问过,没问出

邻居的拒绝

□ 刘超

一位母亲带着她3岁的孩子,随着逃难人流向远方走去。

这位母亲把最后的一点干粮磨碎,喂给孩子吃,看着孩子瘦弱的小脸,禁不住落下泪来。她知道,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,半个月的饥寒交迫,令她的身体极为虚弱。她怕自己支撑不住,最后孩子也无法活命。想来想去,这位母亲抱着孩子走到一位逃难的人面前。这个人,是她家以前的邻居,为人非常善良,她知道,如果现在把孩子托付给他,他一定会把孩子养大成人。

“我一辈子感激你,”母亲给这个邻居跪下了,“请你带着我的孩子一起逃命。”

“不,我不能答应你。”邻居拒绝了她,“我的事情已经够麻烦了,我帮不了你的忙。”

来。所以村人谁也讲不清旧时小姐的底细。每天看到的,也就是这个小姐作派的女人,一年到头,见天绣花、喝茶。一户人家,每天大门一开,柴米油盐酱醋茶,总要有开支。旧时小姐家,就她老公下田挣工分,几个孩子还是小拨啰啰,一家的进项,除老公挣的工分钱,旧时小姐绣的枕套、帐帘,能变卖几个钱外,也就没有其他收入了。那时的年代大家穷,村里人,不要说女人不喝茶,就是男人也大多不喝茶。田里干活挣钱难,没有闲钱再去买什么茶叶,过日子也就省略了茶。大热天,村人大多拿一个木瓢,舀一瓢从井里打上来的水,牛饮一样灌进肚。冬天,用锈迹斑驳的大搪瓷缸,盛满水,捂到残留着余热的灶塘里,这就是冬天里一家的饮水。

旧时小姐,天天喝茶,也不见她家买茶叶,想想她家也不会有闲钱买茶叶的,可那碧绿如翠、香气四溢的茶叶,又是从哪里来的?就像村人摸不清她的底细一样,谁都弄不清。

直到有一天,很偶然的,我发现了旧时小姐采的茶。原来我们村有茶树!我们老家夏家湾村,是临河而建的。长长的环绕村庄的临水河道上,如绿色屏障一样,挤挤挨挨地长满了各种植物。那种大叶子和小叶子的野茶树,一棵棵油绿、光艳地夹杂在绿植中。春天的一个清晨,我推开窗,见旧时小姐拎一只绣花布袋,穿行在树丛里,翘着兰花指,就像她平时绣花一样,定心静气地在一丛丛树间,采着一个个绿芽。连着几个清晨,我都看到了采摘的旧时小姐,按捺不住好奇,我出门,走到旧时小姐身边。旧时小姐听到我的脚步,转头看我,推推滑到鼻尖上的眼镜,笑咪咪地对我说:丫头,你来望望呀,我采的是茶叶!村里人不识,我告诉他们也不信。他们看不起我,当我讲的鬼话,说没种过茶,哪里会冒出茶树!野茶呀,宝贝呀。我自小就识的。自采、自制,我一年喝到头,那香气呀,把人都喝得香香的……旧时小姐边采边说,边一棵一棵拨开树丛,指了指夹杂其间,一丛一丛大叶、小叶,滋长着鲜嫩、油绿茶芽的野茶树给我看。我是相信旧时小姐的,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,喜欢她一针一线绣出的花朵,喜欢她翘着的兰花指,更喜欢她端着青花瓷碗一小口一小口轻轻抿茶的姿态。她是我少女时期,在偏僻穷困的乡村见过的最美、最雅的女人。

光阴一寸一寸的消逝,早已是茶乡的故土,遍地都有茶园,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雅室茶座。然而,在袅袅茶烟、缕缕茶香中,旧时小姐青花瓷碗中,飘逸出的那种很特别的茶香,常常回到记忆里……

母亲只好抱着孩子,重新上路。

一路上,不停地有人倒在路边,再也起不来了。可是,这位母亲却奇迹般地带着孩子,住进了难民营。这位母亲之所以能坚持下来,是因为她知道,如果她也无法保护孩子,就没有人能够帮她把孩子养大成人。

在难民营里,她又遇到了那位邻居。

“你和孩子都需要支撑。”那位邻居说,“只有你们互相支撑,才能母子平安。”

这位母亲此时才明白了邻居的好心。

爱是一种支撑。

爱,支撑了母亲和孩子的生命。



豆腐西施的舞之恋

□ 张军霞



女人姓刘,三十岁左右,又高又瘦,永远戴着一顶白色的工作帽,她在公园门口的菜市场卖豆腐,每天都出摊,风雨无阻,她的豆腐又白又嫩,很多人喜欢买,大家都叫她小刘。

忽然有一天,小刘开始迷恋跳舞,每天晚上都到公园里去。小刘换掉工作服,穿上时尚的衣裙,身材显得婀娜迷人。她摘下工作帽,长发如瀑,衬得皮肤越发白皙,比豆腐还水灵。

有男人就感慨:“真是没留神呀,原来我们身边藏着一个豆腐西施……”男人说这话时,语气酸溜溜的。其实,比起男人来,住在公园门口小区里的很多女人,她们心里早就打翻了醋坛子:自从所谓的豆腐西施开始到公园跳舞,男人们回家时主动到菜市场买豆腐的次数越来越多,以前吃完饭就窝在沙发里玩手机,现在却要到楼下去转转,真的到了楼下,转不了多远,就会循着舞曲的声音拐到广场那边,原来散心是假,看小刘跳舞是真。

女人们也时常来看小刘跳舞,因为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来,每次来总要换一身新衣裙。有人不甘心,找借口靠近小刘,捏捏她衣服的料子,瞅瞅她衣服的牌子,发现都是货真价实的名牌。这下,女人们心理不平衡了:一个卖豆腐的女人能赚多少钱,居然穿得起这么多的名牌衣服?

有人说:“也许她家男人赚得多?”有人显然对小刘了解得更多,慢条斯理地说:“她家男人是开大货车的,薪水的确很高,但是辛苦得很,她居然舍得这样浪费男人用血汗换来的钱?”也有人说:“卖豆腐虽然是不起眼的小生意,赚钱并不少,人家怎么花钱谁管得着呢?大家就觉得无趣,各自散去。第二天晚上,这帮人照样去看小刘跳舞,到了白天,大家想吃豆腐时,也仍然去买小刘的豆腐。

小刘的舞技越来越娴熟,越来越多的人争着跟她跳舞。

忽然有一天,小刘却从公园里消失了。人们在舞池中再也看不到她迷人的身影。

人们还发现,小刘也不在菜市场卖豆腐了,一连几天,卖豆腐的摊位都是空的。再过了几天,豆腐摊终于又出现了,卖豆腐的却换了一个矮胖的女人,有人问:“小刘去哪儿了?”女人不耐烦地说:“我卖我的豆腐,根本不认识什么大刘小刘的!”

大家都对小刘的去向十分感兴趣。

有人说:“一定是被丈夫拖回家去了,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女人天天被别的男人搂搂抱抱?”

有人说:“她长得那么漂亮,怎么会甘心一辈子卖豆腐,说不定早被有钱的男人包养了!”

有人显得很失落:“这个小刘,舞跳得好,豆腐做得好,怎么忽然就没有人影了?”

直到很多天之后,有人偶然在开发区的另一家菜市场看到了小刘,她仍然在卖自己的豆腐,到了晚上就去小区的广场跳舞。

小刘并没有消失,不过最近搬了一次家而已。

一个引起众人悬念的故事,就这样有了结局。

那些一直在打听小刘消息的人,包括男人和女人,都不相信,却又不得不信。最后,连他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平淡得很。